大嵩岭下

□顾亚萍

眼见着昨晚下了一夜的雪，心里惦念着洋山村。一早就急吼吼地往山村赶。

雪天的洋山村已经被白雪覆盖，天地间充满了浪漫素雅的情调。拾阶而上，抬头见几株古树依然挺拔傲立，农家小院的篱笆墙挂满了晶莹的雪珠，一片柑橘林不声不响地享受着难得的滋润，屋顶上黑的瓦片全部被白雪包围，隐隐的有些瓦槽的痕迹。墙边角落里被雪浸润的小物件，在平常最是普通不过了，今日竟生出些许陌生和新鲜感。村子里静悄悄的，少有人走动，空气中安静得只听见雪化滴水的声音，整个村子仿佛还在梦中不曾醒来。屋檐外雪地上有鸡群走动，留下了它们跑跳的踪迹；狗儿是不惧寒的，偶尔跑出来用灵动打破宁静。

我漫步在雪天的洋山村，好似回到了唐诗宋词的年代，置身于一段古老的岁月。

这个古老的村子，坐落在东钱湖以东的大嵩岭下，南依福泉山望海峰，西与绿野村接壤，北通东吴镇周家岙，韩天线公路从村口而过。从村子往山上走，便是大嵩岭。大嵩岭横跨于海拔550多米的福泉山麓之中，明、清时期修筑的这条大嵩岭古道，始于瞻岐镇大嵩古城，终点为东钱湖镇的洋山村。旧时这条古道是大嵩、咸祥、象山百姓出入宁波、上海的重要通道，也是历届鄞县知县来大嵩处理政务，官轿进出的官道。这条古道南面平且短，北面陡且长，路面全用鹅卵石铺设而成，沿溪而筑。岭两边因地势险要建有8座单孔石拱洞桥。古道沿途有甘露寺、拄岩、仙人脚印石、福泉山农林场、福泉亭遗址等景点。一路流水潺潺，空谷传音，树木参天。登上福泉山顶，见象山港白帆点点，青山碧海，心情也随之开朗。从山顶可以看到整个福泉山万亩茶园，一阵阵风吹过，飘来茶叶的清香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古道上的故事多。大嵩岭古道经过洋山村直接连着东钱湖下水村的船码头，以前滨海的人，都是走大嵩岭古道，从东钱湖坐航船到宁波城办事，挑夫把大嵩的盐及渔货贩卖到下水，又把市区日用百货从下水挑到大嵩等地，当年这条道上来往行人不绝。

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，这条古道开始慢慢冷落下来。现如今，古道成为户外爱好者健身的好地方。每年一到秋冬季，有着宁波市20条最美森林古道之一的大嵩岭古道，自然也是热闹非凡。

这位50多岁的毛阿姨是从咸祥镇过来的，特意从古道上翻岭到下面的洋山村。每年年底到春笋还未上市的这段时间，洋山村的箭竹笋特别鲜美。她是镇上有名的拗笋能手，遇上天气好的日子，她就去采挖箭竹笋，光是卖箭竹笋，她的一年收入就有好几万元。去挖笋的路上就是健身，真可谓一举两得。

大嵩岭下的洋山村，全村面积1平方公里，有耕田670亩，山林4300亩。村子共有常住人口200人，以中老年为主，以俞姓居多，少有外来人口。有3条溪流穿村而过，最有名的就是这条大嵩溪。村中的古树很多，粗壮的古树枝干挺拔，叶子碧绿茂盛，整个村庄常年笼罩在一片绿意葱茏中。从村民的口中，我们了解到，村内环境资源相对丰富，山林面积占绝对多数，村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依靠种植杜鹃、桂花等花木收入，家庭年收入少的有6–7万元，多的则有20–30万元。

村子里最有故事的要数这个大墙门了。大墙门曾被皇帝封赏过，那时候经过大墙门口要文官下轿、武官下马。现在村里对大墙门的房子经过修缮，里面的30间房子的主人都是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，彼此互相照应着，还是照旧生活，没有因为现在日渐增多的游客而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。人们取水、洗衣洗菜基本都是用门口大嵩溪里的水，烧饭做菜就在竹柴烧的大锅里。每天早上，鸡鸣声此起彼伏，白天里溪畔阵阵捣衣声，一到晚间炊烟袅袅，这是个充满原汁原味生活气息的古老乡村。

落在记忆里的几场雪

□沈东海

每个人心中都存有一个冬天，心中的冬天里都少不了一场雪。落在我记忆里的，有三场雪，有人会觉得少，但江南少雪。

第一场雪下得很大，但也很模糊，记得那时我还没读幼儿园。那天晚上只觉得冷，早上又不肯起来，正想赖床，母亲却说："昨晚下雪了！"我一听，兴奋了，猴急地起来，心里却嘀咕着："她不会骗我吧？"没想到的是，当我起来朝窗外一望，惊呆了——太美了！

这是我第一次见雪，也是记忆中下得最大的一次。整个世界都是白茫茫一片，像旧时的女人给裹得严严实实。不远处的屋顶、柴垛上，像覆了层洁白的棉被。近处屋檐下、围墙边、水龙头下，结起了长短不一的冰溜子，像一根根倒垂着的冰的玉手指。那时的孩子嘴都馋，平时又没啥东西吃，姐姐大着胆子敲下一块，塞到嘴里吮吸，虽然无味，但还是觉得好吃。只是不一会儿，嘴被冻得直打战，呼呼地直往外吐着热气，不能言语。等两个人吃够了，扔了冰溜子，手已被冻麻，不由得在心里感叹：这雪若是下在夏天，那该多好啊！

等我们在院里玩够了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厚雪就出门了。脚踩在雪上发出的"咔咔"声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以至于在二十四岁做完手术那年，我用护士的听诊器听自己的破肺，每呼吸一次都是这种声音。当时和医生一说，他说我形容得太准确了。

出了院子，经过小巷，外面的世界更冷，也更加苍茫。小店门口一群人正围着，是村里开拖拉机的车子发动不了了，正用火烧着。后来车子是发动了，埋在雪里的轮子却在原地打滑，他终于放弃了——听人说他刚买的车子，还欠着一屁股债，不容易啊。在这众人的叹息声中，一切的记忆戛然而止。我到现在也不敢肯定，当时的雪下得真有这么大？因为孩子眼里的世界都是被无限放大的，比如那时觉得村里的树巨大无比，现在看来，也不过如此嘛。

我记忆中的第二场雪，落在读小学的时候。那是个周末的白天，雪下得很小，只在屋顶、围墙、墙角、树梢积了薄薄的一层。但对孩子而言，这点雪也够玩的了。当时几十个人，分成两队，各自散开，在村里展开了一场以雪球为子弹的巷战——打雪仗。

因为雪小，我们分工作业，体弱的收集雪，臂力强的掷雪球。打着打着，队伍打散了，三五成群，各自抱团。在巷子里，小心地摸索，处处提防、打探。看见落单的对手，就一拥而上，对着他的屁股、胸背一阵猛砸，砸到他投降为止，被我们收编了。要是遇到大部队，若没被人发现，大多偷偷溜掉，但也有胆大的，一个雪球砸过去，大喊："通通放下武器，你们被彻底包围了！"但这招一般不灵，玩的人总共才这么几个，皮子还没肉多，你怎么包？

后来只记得我们的队伍越打越壮大，把最后的几个人包围在了一个易守难攻的土坡上。那个地方是个不错的据点，可轻松击退四面来敌，但也有缺点，就是地形比较开阔，无遮挡，也容易受人攻击；还有就是那地方不大，雪容易用完。当他们的雪被我们诱骗完，一群人全围上去了。当时我还站在下面，不知哪来一股神力，出其不意地一掷，不偏不倚地刚好砸在"老鸡婆"（同学的绰号）的左眼上，当时他就疼得趴在地上。幸亏当时雪球大，路线远，又是由下往上扔的，只是眼眶受了点伤。见此，他们都傻眼了，纷纷举手投降。而我站在原地，被封为"神枪"，却不敢再发一枪。

我记忆中的第三场雪下在高二。高中我在镇海职教中心读的，那是一座还未完全建成的新校园。雪下在这样的校园，美是不用多说了。记得那晚，晚自修结束的铃声一响，整栋教学楼的学生都沸腾了，像一股疯涨的潮水，冲跑着到了操场。起初只是看雪，渐渐地可以看到两两一对的情侣在散步，三三两两认识的在玩雪。女生多在原地滚雪球，球越滚越大，滚到推不动，就在原地堆雪人。男的多是打雪仗，起初是认识和认识的人打，渐渐地变成挨得近的班级与班级之间打，打到后来，打成了一团——谁还管这么多。打到最后，不想玩的，手上也得掂个雪球，而且是越大越好，反正天黑，衣服都穿得跟狗熊似的，谁知道你胳膊有多粗，臂力有多大？

回到寝室，我与室友钱庄在窗口堆了个小雪人，没想到这雪人一礼拜没化。每次路过，我们都会乐一下，因为那雪人堆得不同寻常。大家高兴的不仅于此，或许还有渐行渐远的记忆吧。

记得我从二十岁开始参加工作，虽之后的冬天也下过几场像样的雪，但都没落在我的心里，不知为何？也许这世上美的记忆，都属于童年。

总第6588期 配图 韩凤平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社址/宁波市宁东路901号 广告部电话/87348429 发行咨询电话/87685669 87682340 定价/每月30元 零售/每份1元 邮发代号/31—84
印刷/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/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、胡力明律师 地址/光华路299弄研发园区C12四楼 电话/87298700 宁报集团职业道德投诉/87654321